

论黑井千次前期作品中的自我确认

翁家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北京 100000)

摘要:黑井千次是日本战后文学流派内向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在他的前期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个人在集团中的自我确认问题。本文分析作者之所以把自我确认作为小说主题的原因。

关键词:黑井千次 自我确认 《时间》

中图分类号: I106.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80(2007)04-0079-(03)

内向的一代在日本战后文学中通常都被列入脱离社会的文学流派之列,其中有一位独树一帜的代表性作家,他就是现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的黑井千次。在黑井千次发表其前期作品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被评论界视为内向的一代中的“社会派作家”,而他的小说则被认为是“实验小说”。黑井小说具有社会性的特点和他的文学历程密切相关。黑井文学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他的高中时代,他最早接触到的现代文学是日本的战后派文学,其中,野间宏对他的影响最大。他在填写大学志愿的时候,曾给素昧平生的野间宏去了一封信,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希望就自己的将来听听野间的意见。野间在回信中强调了文学的社会性,告诉他今后需要“了解社会的文学家”,并建议他考经济专业。黑井采纳了野间的建议,最后考上了东京大学经济学部。1955年,23岁的黑井千次从东大毕业之后,就进入日本富士重工开始工作,直到1970年辞职,他在同一家企业工作了15年。这15年的工作经历就是黑井千次交给野间宏的一份答卷,按照野间的要求,他身体力行地到工厂和企业去“了解社会”,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理想,在工作之余,仍坚持用黑井千次的笔名发表作品。

以1970年辞职成为专业作家这一时间点为界,黑井的创作期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根据题材的类型,黑井的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工厂和企业为背景的企业小说;一类是以家庭日常生活为中心的家庭小说。企业小说又可以分为工厂小说和企业小说,前者以1955年到1958年黑井千次在富士重工伊势崎工厂的工作经历为背景,主要作品有《第三竖井》、《蓝色工厂》等;后者以1958年到1970年黑井千次调到富士重工总公司后的工作经历为

背景,代表作品有《圣产业周》、《时间》、《骑士固达斯》、《五月巡历》等。两者虽然都是关注现代企业制度中个人的自我确认问题,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家庭小说是1970年黑井千次辞去工作之后,生活的重心由企业转向家庭的时候开始创作的,主要以家庭生活当中的琐事和对往事的回忆为题材,如《陌生的回家路》、《禁域》等。本文将黑井前期的企业小说为中心,重点讨论个人的自我确认的问题。

一、劳动:自我确认的方式之一

黑井千次把文学创作和人生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探险精神的实践者。从东大毕业就直接进入工厂工作,而且是带着非常明确的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内部的目的去的。他本人在谈到去工厂工作的动机时,说:“按我当时的想法,至少得在那儿呆上两三年。因为我深刻地意识到,社会并不是从外面看就能看得清的,你得从里面看看那些更具有结构性的构造。所谓从里面看,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看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看生产的现场。^[1]”

通过三年在工厂工作的经历,黑井清楚地认识到,人只不过是其中随时可以更换的一个零件,要想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流水线上找到自我的定位显然是一种徒劳。因为他亲身体验生产东西的工厂,亲自接触了在工厂里生产东西的人,他只用“冰冷”一个词来概括工厂、或者说是工业化大生产的特征。在他的眼里,“传送带是冰冷的、扳手是冰冷的、钢板是冰冷的、水泥地是冰冷的,他们周围的一切都是冰冷的。他们仿佛化为冰冷的一部分,渐渐变得沉默,为了抵抗刺骨的冰冷而疯狂地扭动着身体,拼命地工作着”。(《第三竖井》)^[2]

收稿日期:2006-06-25

作者简介:翁家慧,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师。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新日本文学》发表了三、四篇关于工厂和劳动者的小说之后，黑井千次的目光开始转向现代化大企业中工薪族的自我异化问题。他之所以选择企业的内部世界作为小说的舞台，就是因为“企业的内部世界是一个集中表现了现代所有的扭曲、混沌和可能性，剧烈的光与热以及无法言喻的无聊的日常性的场所，也就是所谓的‘现代’的实验室”^[3]（《陌生的回家路》）。而在他的企业小说中，主人公大多是工薪族。虽然他本人也当了十多年的工薪族，但却非常厌恶这个称呼，他觉得“工薪族”这个词总是给人以“悲哀”、“哀乐”等“贫血”的印象。他还专门为“工薪族”写了一片文章（《工薪族的原点》）说：“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每次有人这么叫我，我都会觉得很抵触，我现在也不会对别人用这样的称呼。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喜好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更为本质性的地方有着深刻根源的问题。……因为‘工薪族’这个词仅表明了结果。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被赋予工资，是因为那是劳动的结果。而它的原因部分却被漏掉了。”^[4]可见，黑井千次是想通过他的小说强调人在企业组织中的重要性。

如何才能在这庞大的现代化工业机器中定位自我？如何才能在这光怪陆离的企业的内部世界确认自我？黑井千次对“工薪族”一词的厌恶诉说着他内心的某种希望，希望企业中的人不是由工资来定义，而是由工资之外的其它东西。他认为“人被赋予工资，是因为那是劳动的结果，而它的原因部分却被忽略掉了”。那么，劳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劳动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能够获得工资之外，促使个人付出劳动的原因还有哪些呢？在小说《圣产业周》中，黑井把劳动彻底地抽象出来，放在办公室的试管中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实验。

《圣产业周》讲述了某公司商品计划部的主任科员田口运平有一天突然改变平时懒散的作风，和手下一起不吃不喝地干了一个星期，完成一份“新产品计划作业”的故事。田口运平本来是想重新找回劳动的感觉，希望通过劳动来确认自我存在的价值，然而，最后他发现劳动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在笔记中写道：

那是在人的意识还和草一样健壮、跟石头一样坚硬的时代的劳动的意象。使出浑身肌肉的力量、拿起不便的农具、翻土、播种、割草、牧羊，干旱时向老天求雨、暴风雨来临时跪地求神——存在于这些行为当中的和“物”一样确定的劳动的意象。如果说，人类为自己的生存和繁殖而流汗就是劳动的话，那么，今天我所做的工作当中有一点是和这种单纯爽快的劳动的意象有关的话，不也很好吗？……通过高密度的劳动，我是否能够确认自己是谁？自己可以成为谁？以何为生？我还是没能确认。（《圣产业周》）^[5]

田口企图通过高强度的劳动来确认自我的尝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巨型企业已经将其自我异化为“集团我”，因为群体聚集得规模越大，

个体就变得越加渺小。被巨型企业异化的自我早就已经无法享受到田园牧歌式的劳动所带来的单纯的快乐了，“我”不再是和大自然奋勇抗争的童话中的英雄，“我”所处的自然是已经被现代文明规范过并约束着的“自然”。要想生存，要想改变，首先就得适应——进化论的规律不仅适用于原始社会的原始人，同样适合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

二、时间：自我确认的方式之二

在另一系列小说——我们姑且称之为“五·一事件”小说——黑井千次试图通过对过去的回忆来确认现在的自我。《时间》（1969年）和《五月巡历》（1977年）便是此系列小说的代表作，因为该系列小说都是以作者亲身经历的“五·一”（1952年）事件为背景而创作的。无论是《时间》中的“他”，还是《五月巡历》中的馆野杉人，其实都是作者在小说中的分身。

根据日本警察厅警备局的资料记载，昭和27年的5月1日，当时反对破坏活动防治法的斗争刚刚结束，再加上朝鲜人团体强烈反对出入境管理法，而且，厚生省又规定禁止使用皇居前的广场，于是，革新派团体的气势就变得更加嚣张。上午10点30分开始在明治神宫外苑大约有15万人参加了大会，中午12点10分，大会结束，参加者沿着五条路线从会场出发，开始示威游行。当初编入北部路线的日本共产党、学生和朝鲜人等约3000人，在游行开始之前突然改变路线，之后，朝着皇居前广场开始不法游行，向前来阻拦的警察部队挥舞竹枪、棍棒，突破了封锁线，还毁坏了GHQ（联合军司令总部）前的19辆汽车，一下子就冲到了皇居前广场。在“五·一”骚乱事件中被逮捕的嫌疑人共有693人，而警察中有83人受伤。

警察厅所描述的事件经过和川西政明的《昭和文学史》中记述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是它所提供的数字不仅严重缩水，而且有所隐瞒。根据《昭和文学史》的记载，“被逮捕的群众有1232人，其中的261人以骚扰罪受到起诉。”而且，“游行队伍中出现了2名死者，负伤者达1500人”，这是日本独立后，国家攻击国民造成大量牺牲者的最初的一次事件。更为可怕的是事件之后的诉讼过程，1970年1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有罪判决，认定其中的93人犯有骚扰罪。1972年11月21日，东京高等法院又做出判决，判定84人骚扰罪不成立，剩下的16人犯有妨碍公务罪，并判以缓期执行。

以上冗长的引用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隐藏于《时间》和《五月巡历》的主人公内心的不安和内疚的根源。《时间》中的“他”随时随地都会碰到的那个“穿这浅黄色旧雨衣的瘦男人”正是这种不安和内疚心理的反映。因为在“五·一”事件发生的时候，“他”第一个逃离现场，自然也逃脱了被拘捕和审判的命运。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感情在作着激烈的斗争：一种是对自己当初逃跑行为的否定和谴责。具体表现为对三浦所代表的“五·一”事件受害者的内疚和惭愧的心情，因为如果

“他”没有做逃兵的话，很可能也和他们一样站在被告席上；另一种是对逃兵行为的肯定和赞赏。正是因为“他”当时逃离现场，现在才有可能用自己的工作和劳动来建设国家。这两种矛盾的心态在“他”旁听三浦的听审会时斗争得最为激烈。当时，三浦在法庭上说：“十五年我都没有变化。被告是不允许有变化的。”听到这番话时，“他”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作者通过第三人称心理描写和第一人称内心独白交叉运用的方式，把主人公内心翻滚的思潮描写得淋漓尽致：

三浦的时间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攻击。三浦的时间在不停地地质问他们，你怎么处理你的过去？你怎么把你的现在和你的过去连起来？他闭上眼睛，开始想现在的时间。包括他在内，这十五年，他们都过得非常有意义。在机构中，掌握了无数的经验和技巧。而现在，站在这里的这个瘦男人，十五年来没有参加任何的建设，他的眼前只有始终不变的过去。三浦啊！你的时间不是过于伦理化了吗？你不是穿着衣服吗？你上街不也得坐车吗？你不也在大楼的咖啡厅里喝咖啡吗？这些财富要是没有我们的努力是产生不了的。伦理能创造物质吗？你那尖锐而纤细的时间不是太过伦理化了吗？^[6]

伦理化的时间自然是不能创造任何物质财富的。“他”认为物质的创造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自我价值的体现方式，于是决定放弃伦理观念，用现在的时间来证明自我的存在。对过去的伦理化的时间的反思和用工作证明现在的自我存在，铺就了《时间》的两条线索。“他”的时间和三浦的时间不断交错，一边提醒他十五年前自己青春时代的逃兵行为，一边撞击他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麻木的灵魂。主人公的内心时刻受到过去的拷问，而这种难言的痛苦和煎熬其实来自于黑井千次本人的亲身感受。他在《被告的时间》一文中，谈到在法庭上听到他的友人说“被逮捕的时候，我十九岁。之后的十四年我就一直是个被告”时，他感到心中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因为他想到自己虽然也参加过“五·一”事件，最后却平安无事地从大学毕业了业，顺利地参加工作，如今还有不断晋升的机会，而当时被捕的友人却一直是被告的身份的时候，就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因为朋友的命运也许就是他自身命运的另一种可能。

然而，在“五·一”事件结束25年之后，作者对事件以及对自我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在《时间》中“五·一事件”被认为是“白费的、愚蠢的、甚至是错误的努力”，但是，在《五月巡历》中它却成了主人公不得不面对的自我的另一面。主人公馆野杉人突然收到了请他作为“五·一”事件二审证人出庭作证的通知书，以此为契机，他想重新回忆一下二十年前事件当天自己的行为，却发现公文上的记录和朋友们证词都跟自己的记忆存在着偏差。其实，他在事件当天不仅第一个逃跑，还眼看自

己的恋人悦子被卷入事件而不管不顾。二十年后，杉人进入大企业工作，和美绪子结婚并有了孩子，但是，对于二十年前的回忆总存在着那么些暧昧的部分。为了去掉自己身上暧昧不清的部分，他就违反就业规则以表明反抗公司没人性的态度，结果受到处分，成了窗边族。同时，杉人又和公司同事乡子开始婚外恋，并试图婚外恋来摆脱家庭的束缚。二十年过去了，杉人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的人生又回到了起点。自己度过的岁月，干过的事业，建立的家庭，都只是对二十年前某一天的否定，而二十年后，他又不得不否定现在拥有的一切，来追问自我存在的真实意义。在对自我的不断否定中，主人公最终依然无法找到确认自我的方式。正如妻子对杉人的不忠所下的结论——他不仅背叛了民主主义，而且还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它——杉人在二十年前的“五·一事件”发生当日的逃兵行为，早就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背叛。二十年的时间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杉人的过去和现在，听到妻子关于背叛的结论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偷偷地承认”。

不论是“他”还是杉人，作者通过主人公对“五·一事件”的回忆和反思，试图寻找的都是确定的自我，然而，如果否定“五·一事件”，也就是肯定自己当年的逃兵行为，然后用劳动的方式来确认二十年的岁月累积起来的自我的话，那么，在“他”看到被告席上的三浦时，内心就不应该感到巨大的冲击，在杉人听到妻子的诘责时，也不必承认自己的背叛。正是因为作者本人对事件的态度存在着矛盾之处，才导致主人公最终无法确认真正的自我。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生存，在过去与现在的纠葛当中挣扎，面对着渐行渐远的60年代的背景，眼看着愈加繁荣富强的70年代的姿态，黑井千次们心中的感受可谓五味杂陈。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面前，他们无所适从；在随波逐流的生活当中，他们焦躁不安；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他们无法确认自我。

参考文献：

- [1] [2] 转引自 镰田慧. 苹果与工厂 [M]. 新日本文学, 1974 11. 36
- [3] 转引自 山崎昌夫. 迷乱的邀约 [M]. 新日本文学, 1971(4). 115
- [4] 转引自 松原新一. “职业”问题为契机的创造性 [J]. 文艺, 1972(3).
- [5] 牧根郎. 黑井千次的世界 [J]. 民主文学, 1972(3).
- [6] 自 川岛至人与文学. 黑井千次 [M]. 筑摩书房, 1984 517.

(责任编辑 吴国富)